

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 與全譯形式*

顧滿林

一 佛典音譯詞“先全譯後節譯”的流行觀點

漢文佛典用語的特色之一就是大量的音譯詞，有的音譯詞與源頭語音節數對等而沒有缺省，這是全譯形式；也有的音譯詞與源頭語相比省去了部分音節，這是節譯形式^①。同一部佛典的音譯詞往往有的全譯有的節譯，同一個音譯詞在一部或幾部佛典中可能有時全譯有時節譯，這種情形在歷代譯經中都存在。那麼，全譯形式和節譯形式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目前最流行的觀點認為，漢文佛典音譯詞是先有全譯形式，在此基礎上縮略而成節譯形式。事實上，長期以來，有關論著往往持此類說法。

梁曉虹（1994，6頁）認為節譯形式“是在全譯形式的基礎上簡縮而成”，並列舉幾十個例子，比如（“<”表示“來自”）：

* 本文獲四川大學“哲學與社科研究青年啓動項目”資助。本文曾以《從共時和歷時角度看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與全譯》為題提交“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2004年9月，湖南長沙），此次發表保持原文觀點和主體材料，同時作了必要的調整。俞理明先生對本文提出建設性意見，謹致謝忱。

阿僧祇<阿僧企耶，優婆塞<優波娑迦，舍利弗<舍利弗多羅，摩訶衍<摩訶衍那，羅刹<羅刹婆，舍利<設利羅，三昧<三摩提，貝多<貝多羅，刹那<乞沙拏，袈裟<迦羅沙曳，菩薩<菩提薩垂，沙門<舍羅摩拏，夜叉<夜乞叉。

梁曉虹（1994，9頁）又云：“還有節縮成單音節。大多數單音音譯詞都由雙音節之全譯或節譯再簡化，少數則由其他多音節再簡化而成。”並舉如下例子：

鉢<鉢多羅，劫<劫波，塔<窣堵波（塔婆），偈<偈陀，僧<僧伽，佛<佛陀，禪<禪那，唄<唄匿，魔<魔羅，梵<梵摩，釋<釋迦，竺<天竺，憊<憊摩，檀<檀那，衲<衲伽梨。

顏洽茂（1997，219頁）認為：“此期譯經對前期譯經中大量全譯進行了縮略。”又顏洽茂（2002，77頁）持同樣的說法。其所舉例子如：

yojana——踰繕那、踰闍那、踰延那——俞旬（由旬）

Brahmana——波羅欲末拿、婆羅賀磨拿、沒囉憾摩——婆羅門

Asamkhyā——阿僧企耶——阿僧祇

Sarira——攝哩藍、攝悉藍、室利羅、設利羅——舍利

Gatha——伽陀、偈佗、偈他、偈締——偈

Mara——摩羅耶、末羅、磨羅——魔

Patra——本多羅、波多羅、波怛羅、播怛羅、鉢咀羅、鉢得羅、鉢多羅、鉢多——鉢

顏洽茂（1997，221頁）還認為：“有些譯名的省略很可能採用了多級縮略的方式。”又顏洽茂（2002，78頁）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所舉例子如：

鉢多羅——鉢多（取前捨後）——鉢（取前捨後）

迦羅沙曳——迦沙曳、迦沙野、迦沙異（取二頭捨中間）——迦沙（取前捨後）

史有爲(1991)和史有爲(2004)也有不少類似說法^②。茲按後者頁碼順序酌引其例如下：

185 頁：魔，原作魔羅，又作末羅、魔羅耶，佛教中指鬼。梵語原詞 Māra。

186 頁：閻羅，是閻摩羅、閻摩羅閻、閻摩羅社的略稱……源自梵語 Yama-rāja。

200 頁：梵，原作梵摩，梵語爲 Brahmā 或 Brahman。

201 頁：偈，原作偈陀、偈他、伽陀、伽他……偈的梵文原詞爲 Gāthā。

203 頁：禪，原作禪那，是梵語 Dhyāna 的音譯。

204 頁：劫，本作劫波、劫簸、劫跛，又作羯臘波，後簡略成“劫”。梵語原詞是 Kalpa。

其實，以今存佛經譯文驗之，上舉各例的節譯形式大多東漢已有，而相應的全譯形式的出現全部晚於東漢。比如 pātra 的節譯形式“鉢”自東漢即開始大量使用（例 1—3），以後各代譯經都很常見，用例數以萬計，而相應的全譯形式“鉢多羅”最早用例爲三國 1 次、東晉 2 次（例 4—6）；此後二者並行，但“鉢多羅”的用例一直十分少見，在《大正藏》中僅 100 次左右。

(1) 三者持鉢、袈裟至他國，四者棄戒受白衣，五者自坐愁失名。（東漢/安世高《七處三觀經》，2/879b16）^③

(2) 時到，飯食便辦滿鉢，自然在前。即取食，食已，鉢便自然去。（東漢/支識《阿闍佛國經》卷上，11/757b）

(3) 天復化作沙門，法服持鉢，行步安詳。（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修行本起經》卷下，3/467a）

(4) 我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器，今受持，常用故。（三國魏·曇諦《羯磨》，22/1054b）

(5) 在戒師前胡跪合掌，授與衣鉢，教受作是言：“此是我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今受持。”如是三說。（東晉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三，22/413a)

(6) 此人入僧，一一頭面禮僧足，在戒師前胡跪合掌授衣鉢：“此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我受持。”如是三說。(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摩訶僧祇律》卷三十，22/472b)

可見，要更好地認識漢文佛典中音譯詞的節譯與全譯現象，首先得準確把握其源頭，那就是東漢譯經。在此基礎上，再考察各代譯經在音譯詞的節譯和全譯方面有何異同。

二 東漢佛經音譯詞的節譯和全譯

在 34 部東漢譯經中（據俞理明 1993），我們搜集到 500 多個音譯形式，借助相關工具書，其中有 292 個可以找到相應的梵文原形，這 292 個詞中，節譯形式 223 個，佔總數的 76.19%；全譯形式 69 個，佔總數的 38.5%。它們的具體分佈情況如下。

	單音節	雙音節	三音節	四音節	五音節以上	合計
節譯	20	78	79	32	14	223
全譯		19	33	13	4	69
合計	20	97	112	45	18	292

如果以具體的詞語為考察對象，則有以下三種情況：

1. 祇有節譯形式無相應全譯形式的音譯詞 207 個。

單音節的有 17 個：鉢 (pātra)，刹 (kṣetra)，禪 (dhyāna)，瘡 (apramāṇābha 天名)，恒 (gaṅgā 河名)，偈 (gāthā)，劫 (kalpa)，魔 (māra)，僧 (saṃgha)，尸 (śila)，師 (simha)，塔 (stūpa)，檀 (dāna)，鹽/炎/焰 (yāma 天名)，衍 (yāna)。

雙音節的 71 個，例如：阿鼻 (avīci)，阿難 (ānanda)，刹

利 (kṣatriya), 達覓 (dakṣiṃā), 迦葉 (kāśyapa), 袈裟 (kāśāya), 拘翼 (kauṃika), 羅刹 (rākṣasa), 彌勒 (maitreya), 那術 (nayuta), 尼捷 (nirgrantha), 泥犁 (niraya), 泥洹 (nirvāṇa), 瞿曇 (gautama), 三昧 (samādhi), 僧那 (saṃnāha), 沙門 (śramaṇa), 舍利 (śarira), 舍衛 (Śrāvastī), 須達 (suddata), 須彌 (sumeru), 由旬 (yojana)。

三音節的 76 個, 例如: 波羅蜜 (pāramitā), 波羅奈 (vārāṇasī), 梵摩達 (brahmadatta), 摩訶薩 (mahāsattva), 摩訶衍 (mahāyāna), 摩睺勒 (mahoraga), 婆羅門 (brāhmaṇa), 耆闍崛 (grdhraḥkūṭa), 薩和薩 (sarvasattva), 薩芸若 (sarvajaña), 斯陀含 (sakṛdāgāmin), 須陀洹 (srotaāpanna), 閻浮提 (jambudvīpa), 優婆塞 (upāsaka), 優婆夷 (upāsikā)。

四音節的有 29 個, 例如: 阿難邠坻 (anātha-piṇḍada), 阿若拘鄰 (ajñāta-kauṇḍinya), 阿惟三佛 (abhi-saṃbuddha), 阿惟越致 (a-vaivartika), 迦維羅衛 (kapila-vastu), 摩訶迦葉 (mahā-kāśyapa), 薩陀波倫 (sadā-prarudita), 釋提桓因 (śakra-devānām-indra), 遮迦越羅 (cakra-vartirāja)。

五音節及以上的有 14 個, 例如: 邠利文陀弗 (pūrṇamaitrāyaṇī-putraḥ), 摩訶迦旃延 (mahākātyāyana), 摩訶波喻提 (mahā-prajā-patī), 摩訶目捷連 (mahā-maudgalyāyana), 漚和拘舍羅 (upāya-kauśalya), 三藐三菩提 (samyak-saṃbodhi)。

2. 祇有全譯形式無相應節譯形式的音譯詞 54 個。

雙音節的有 17 個: 般若 (prajñā), 波陀 (bhadra), 貝多

(pattra), 比丘 (bhikṣu), 迦羅 (kālika), 拘利 (koṭi), 摩訶 (mahā), 摩尼 (maṇi), 摩舐 (maghi), 摩耶 (māyā), 難陀 (nanda), 曇摩 (dharm), 天竺 (sindhu), 頭陀 (dhūta), 閻浮 (jambū), 閼叉 (yakṣa), 佔波 (campā)。

三音節的有 26 個：阿彌陀 (amitā), 阿摩勒 (āmra), 阿祇達 (a-jita), 阿須羅 (asura), 阿須倫 (asura), 阿須輪 (asura), 坻彌羅 (timira), 迦留羅 (garuḍa), 迦留勒 (garuḍa), 迦樓羅 (garuḍa), 迦羅越 (kalavat), 鳩唵彌 (kauśāmbi), 拘舍羅 (kauśalya), 那難陀 (nālanda), 尼拘陀 (nyagrodha), 瞿曇彌 (gautami), 瞿師羅 (ghoṣila), 三拔致 (saṃpaṭhi), 僧伽梨 (saṃghāti), 陀鄰尼 (dhārani), 維耶離 (Vaiśālī), 須摩提 (sumati), 須菩提 (Subhūti), 甄陀羅 (kiṃnara), 真陀羅 (kiṃnara), 甄多羅 (kiṃnara)。

四音節的有 10 個：阿比羅提 (abhi-rati), 阿迦貳吒 (akanistha), 阿迦膩吒 (akaniṣṭha), 阿迦尼吒 (akaniṣṭha), 呵迦膩吒 (akaniṣṭha), 阿耨多羅 (anuttara), 牟梨師利 (muṇiśrī), 尼彌陀羅 (nimindhara), 私訶摩提 (simhaṃata), 文殊師利 (mañjuśrī)。

五音節以上的有 1 個：波坻盤拘利 (padapaṃkoṭi)。

3. 既有節譯形式又有全譯形式的音譯詞 15 個（表現為 16 個節譯形式和 15 個全譯形式，上表分別視之為獨立的節譯詞或全譯詞以便操作，各自按音節數統計入表）：

拘文/拘文羅 (kumuda), 釋迦文/釋迦文尼 (? ākyamuni)

兜術/兜術陀 (tuṣita), 乾陀/乾陀羅 (gandharva)

摩竭/摩竭提 (māgadha), 羅閱/羅閱祇 (rāja-gṛha)

舍利弗/舍利弗羅 (śāriputra), 羅漢/阿羅漢 (arhān)
提和竭/提和竭羅 (dipaṃkara), 尼/比丘尼 (bhikṣuṇī)
波栗羞訶/波栗多修呵 (paritta śubha), 祇/祇陀 (Jeta)
三耶三菩/三耶三菩提 (samyaksaṃbodhi) 佛/佛陀 (bud-
dha)

怛薩/怛薩阿竭/怛薩阿竭陀 (tathāgata)

東漢祇有節譯形式或祇有全譯形式的音譯詞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討論，在此有必要關注一下節譯和全譯形式兼備的 15 個音譯詞。安世高和支識是東漢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兩個譯師，兩人譯經中，這 15 個詞語的節譯形式和全譯形式產生的先後關係有兩種情況。

第一類，全譯節譯始見於同一譯者，這纔是嚴格意義上的全譯節譯並現。此類共 10 個。

全譯節譯都始於安世高的 1 個：阿羅漢——羅漢。

(7) 未得道迹，不得中命盡，謂已得十五意不得中死。要當得十五意便墮道，亦轉上至阿羅漢也，中得道亦不得中命盡。(安世高《大安般守意經》，15/167b)

(8) 無所有處有四處：一者飛鳥以空中為處，二者羅漢以泥洹為處，三者道以無有為處，四者法在觀處也。(安世高《大安般守意經》，15/167b)

全譯節譯都始於支識的 9 個：拘文羅——拘文，比丘尼——尼，羅閱祇——羅閱，乾陀羅——乾陀，提和竭羅——提和竭，波栗多修呵——波栗羞訶，釋迦——釋，三耶三菩提——三耶三菩，怛薩阿竭陀——怛薩阿竭——怛薩。試舉“怛薩”一組為例。

(9) 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陀，為學力，為學無所畏，為學諸佛法。(支識《道行般若經》卷八，8/464c)

(10) 是怛薩阿竭本無，隨因緣得怛薩阿竭本無字，寧有盡時不？（支識《道行般若經》卷八，8/464c）

(11) 審如所說，若法如怛薩無所動轉，其德若大山，身者若金剛。（支識《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上，15/349c）

第二類，先有節譯後有全譯，即安世高祇用節譯形式，支識、康孟詳則節譯和全譯形式並用，其中節譯形式承自安世高，全譯形式為新創形式。此類有 5 個：祇——祇陀，佛——佛陀，兜術——兜術陀，摩竭——摩竭提，舍利弗——舍利弗羅。其中“祇——祇陀”一組的全譯形式始見於康孟詳譯經，其餘全譯形式都始見於支識譯經。

(12) 衆祐法輪聲三轉，諸天世間法地者莫不遍聞，至於第一四天王、忉天、焰天、兜術天、不驕樂天、化應聲天，至諸界須臾遍聞。（安世高《轉法輪經》，2/503c）

(13) 雖怛薩阿竭般泥洹已後，我在兜術天上，若男子女人欲學是法，我勸助護之。（支識《阿闍世王經》卷下，15/405c）

(14) 兜術陀天上諸天人索佛道者，往到彼所，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作禮繞竟以去。（支識《道行般若經》卷二，8/435a）

從理論上說，應該有三大類型：（1）全譯節譯同時出現，（2）先節譯後全譯，（3）先全譯後節譯。但事實上第三種類型在東漢譯經中找不到例子，而第一類始自同一譯者甚至同一部譯經，不適合用來考察節譯形式和全譯形式孰先孰後。結合上述 163 個祇有節譯形式的音譯詞，可知東漢佛經不支持“節譯形式是在全譯形式的基礎上簡縮而成”之類說法。

三 《道行般若經》東漢至北宋六部異譯經中音譯詞的節譯與全譯

音譯詞數量龐大，詞形複雜，漢文佛典更是卷帙浩繁，要全部作窮盡調查絕非易事。本文選擇各時期有代表性的幾部譯經進行調查。支識《道行般若經》十卷是東漢譯經最長的一部，此經內容相當於唐代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這部分經文另有四種異譯本，即三國吳支謙《大明度經》六卷，前秦曇摩婢共竺佛念《摩訶般若鈔經》五卷，姚秦鳩摩羅什《小品般若經》十卷，北宋施護《佛說佛母出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十五卷。在此，我們以這六部經為範圍考察部分常見音譯詞的翻譯情況。

1. 東漢祇有節譯形式的音譯詞在後代譯經中的面貌

試舉幾例如下（全譯形式用黑體字，支謙譯經部分術語祇有意譯形式加小括弧區別）。

譯 原 詞	譯 者	支識	支謙	曇摩婢 共竺佛 念	鳩摩羅什	玄奘	施護
kalpa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śramaṇa		沙門	沙門	沙門	沙門	沙門	沙門
stūpa		塔	塔	塔	塔	窣堵波	塔
śāriṛa		舍利	舍利	舍利	舍利	設利羅	舍利
upāsaka		優婆塞	(清信士)	優婆塞	優婆塞	鄔波索迦	優婆塞
pāramitā		波羅蜜	(度)	波羅蜜	波羅蜜	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
kauśika		拘翼	(帝)	拘翼	憍尸迦	憍尸迦	憍尸迦
mahoraga		摩睺勒	(鬼龍) ^④	摩睺勒	摩睺羅伽	莫呼洛伽	摩睺羅伽
samādhi		三昧	(定)	三昧	三昧	三摩地	三摩地/三昧
jambu-dvīpa		閻浮利	閻浮提	閻浮利	閻浮提	瞻部	閻浮提

上述內容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認識：

(1) 不同譯者之間比較，可以看到不同時期譯本的繼承與創新關係：

A. 前三種譯本音譯詞很一致，除支謙《大明度經》明顯偏好意譯因而部分術語沒有音譯形式外，三者音譯詞字數相同，字形很少變化，東漢創造的音譯形式得到繼承。

B. 鳩摩羅什譯本音譯詞的全譯形式稍多，就此處的考察範圍而言，全譯形式都是新創形式，節譯形式承自東漢。

C. 玄奘譯本音譯詞的全譯形式最多，這些全譯形式大部分都是新創，祇有少數承自鳩摩羅什；而且，即使同是節譯形式或全譯形式，玄奘也是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同是節譯的如“閻浮利（閻浮提）”改作“瞻部”，全譯如“摩睺羅伽”改作“莫呼洛伽”。此類常見的另如：羅刹/羅刹婆，阿難/阿難陀，那術/那庾多，由旬/踰繕那，優婆夷/鄔波斯迦。

D. 施護譯本大致沒有新創形式，它要麼沿用已有的節譯形式，要麼沿用已有的全譯形式，甚至同一個術語的節譯和全譯形式都使用，如“三昧”和“三摩地”。

鳩摩羅什和玄奘歷來被看作佛經翻譯史上劃時代的人物，二者所譯經文在音譯詞的繼承和創新方面的表現與此相合。

(2) 不同詞語之間比較，可以看到不同的音譯詞的詞形演變各不相同：

第一類是東漢創造的詞形一直沿用不廢，如“劫”、“沙門”等。此類常見的另如：禪，魔，僧，達嚩，彌勒，袈裟，菩薩，栴檀，婆羅門。

第二類是東漢的節譯形式在某個時期被全譯形式替代，此後全譯形式通行，如“拘翼”替作“橋尸迦”。

第三類是東漢的節譯形式在某個時期被全譯形式替代，但此後節譯形式仍然得到使用。有的反過來取代全譯形式，如施護譯本用節譯的“舍利”和“優婆塞”而不用玄奘創造的全譯形式

“設利羅”和“鄔波索迦”；有的與全譯形式並存，如施護譯經既用“三昧”又用“三摩地”。

第四類是東漢使用節譯形式，後代譯經或沿用東漢已有的節譯形式，或創制新的節譯形式，但並不出現全譯形式，如 jambu—duipa 相繼有三種不同的節譯形式。

2. 東漢祇有全譯形式的音譯詞在後代譯經中的面貌

試舉幾例如下（部分術語在某些經文中祇有意譯形式，加括弧以示區別）。

譯 原 詞	譯 者	支讖	支謙	曇摩婢 共竺佛 念	鳩摩羅什	玄奘	施護
prajñā		般若	(明)	般若	般若	般若	般若
mahā		摩訶	(大)	摩訶	摩訶	摩訶	摩訶
bhikṣu		比丘	比丘	比丘	比丘	苾芻	苾芻
yakṣa		閻叉	(鬼龍)	閻叉	夜叉	藥叉	夜叉/藥叉
asura		阿須倫	(鬼龍)	阿須倫	阿修羅	阿素洛	阿修羅
garuṣa		迦樓羅	(鬼龍)	迦留羅	迦樓羅	揭路荼	迦樓羅
kiṣnara		甄陀羅	(鬼龍)	真陀羅	緊那羅	緊捺洛	緊那羅
subhūti		須菩提	(善業)	須菩提	須菩提	(善現)	須菩提
anuttara		阿耨多羅	(無上)	阿耨多羅	阿耨多羅	(無上)	阿耨多羅

顯然，全譯形式的音譯詞在幾部重譯經中字數不變，有的字形也完全相同，如“般若”和“阿耨多羅”。它們在東漢最初翻譯的時候已是全譯形式，其詞形當然不可能再變長，然而也並未產生縮簡形式。就本文的考察範圍而言，沒有從全譯形式縮略而來的節譯詞^⑥。對這部分術語，不同譯者的差異表現在：音譯或意譯法的選擇上各有偏好，語音對應同中有異，音譯用字也不盡相同。

四 歷史上對佛典音譯詞節譯現象的認識

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現象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大唐西域記》《一切經音義》《續一切經音義》和《翻譯名義集》、《翻梵語》等常把早期譯經中的節譯詞稱作“訛”、“訛略”，把見於晚出譯經的全譯形式稱作“正言”、“正梵音”等。試舉二例以示之。

瓶沙 《一切經音義》卷五九：“瓶沙王，此言訛也，正言頻婆娑羅，此云形牢，是摩伽陀國王也。”（54/699a）《翻梵語》卷第四刹利名第二十：“瓶沙王，應云頻毘羅，亦云頻婆沙羅。”（54/1008c）

按：“瓶沙”在東漢康孟詳譯經中凡 19 見，其中《修行本起經》3 例，《中本起經》16 例。對應的梵文是 *bimbisāra*。其全譯形式之一“頻婆娑羅”最早用例見於今題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其中計 12 例，全譯形式之二“頻婆沙羅”最早用例為南朝陳真諦《佛說無上依經》1 例。三國以後節譯形式和全譯形式通行程度不相上下，在全部《大正藏》中“瓶沙”450 例，“頻婆娑羅”384 例，“頻婆沙羅”12 例。

踰繕那 《一切經音義》卷第十九：“踰旬，或云由旬，或曰由延，或云踰闍那，正梵音踰繕那。自古聖王軍行一日程也，以法筭計之，即三十里也。”（54/425c）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第六“踰繕那”條：“或云踰闍那，古云由旬，皆訛略也，正云踰繕那。”（54/960b）《大唐西域記》卷第二“數量”：“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程也。”（51/875c）《翻譯名義集》卷第三“數量篇第三十六”：“《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踰繕那者，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

皆訛略也。’”(54/1107b)

按：上引各書提到的“由旬”“由延”“瑜闍那”“踰繕那”是同一個詞的四種不同音譯形式，對應的梵文是 *yojana*，該詞在漢文佛典中還有“俞旬”和“踰旬”二種音譯形式。這六種音譯形式中，“由旬”“由延”“俞旬”和“踰旬”是節譯形式，“瑜闍那”“踰繕那”是全譯形式（《翻譯名義集》作“踰闍那”乃形近而訛）。著者稱節譯形式為“古云××”“舊曰××”，已指明相關音譯詞的節譯形式出現在先，這和佛典翻譯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在今存漢文佛典中，這幾個音譯形式的使用情況如下表。

音譯形式	早期用例數	《祐錄》前用例數	全《大正藏》用例數
由旬	漢 3 三國 18	932	6709
踰旬	漢 1 三 2 西 5	10	20
由延	三國 7 西晉 4	277	413
俞旬	西晉 8 十六國 3	11	18
踰繕那			873
瑜闍那/踰闍那			各 1 例，共 2 例

五 結語

季羨林先生（1956，305 頁）曾指出：“我們毋寧說‘恒伽’是‘恒’的擴大，而不能說‘恒’是‘恒伽’的縮短。”又以“須彌（山）”和“佛”為例談了相同的意見。但是因為沒有人對相關材料進行更大規模的調查，缺乏更多更廣泛的例證，所以這個意見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致世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偏失，所以近年仍不斷有新發表的論著一如既往堅持錯誤的觀點，認為音譯詞的節譯形式是在全譯形式的基礎上縮略而成。鑒於此，本文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考察了漢文佛典中音譯詞的節譯和全譯現象的源和流。

從東漢譯經來看，除了 9 個音譯詞節譯和全譯形式始於同一

譯者外，絕大多數節譯詞最初並無相應的全譯形式，它們並不是從全譯形式簡縮而來，更不存在什麼“多級縮略”。

比較歷代譯經，東漢祇有節譯形式的音譯詞有不少在以後的譯經中陸續出現了全譯形式，到唐代，全譯形式的數量達到頂峰。相反，東漢祇有全譯形式的音譯詞在後代譯經中卻基本上沒有出現什麼節譯形式，極少有例外。

祇有把形形色色的音譯詞放在不同的歷史層次來考察，確定每個音譯詞的產生時代，纔能正確認識節譯形式和全譯形式之間的先後關係。反之，如果祇把音譯詞當作較晚時期某一個共時平面的現象來處理，就很容易認為節譯詞都是從全譯形式通過不同途徑簡縮而成。尤其是鳩摩羅什之後，越來越多的音譯詞既有節譯形式又有全譯形式，更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注釋〕

- ①早期佛經翻譯所用底本今天已難詳考，要直接進行當時譯語和源頭語的大規模比較目前還不現實，故暫用梵文代表源頭語。所以，本文的“節譯”“全譯”乃參照梵文而言。
- ②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曾主張：“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略稱，意譯為‘大士’，梵語原詞 Bodhisattva。”（177 頁）其《漢語外來詞》也說：“菩薩（梵. bodhisattva）：原作‘菩提薩埵’，漢譯已對原詞語音有所改造成，尤其是末一字（今音 duó）。但由於漢語是單音節語素語言，不習慣長達四個音節的語詞，因此在使用過程中又進行再改造，簡縮語音，最被‘菩薩’佔據了常用的位置。”（104 頁）後來作者在修訂本《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中改作：“菩薩，又作扶薩，扶薛，是菩提薩埵的又稱。”並加注云：“原先都認為先有菩提薩埵，然後簡縮為菩薩。近來發現‘菩薩’並非簡縮而來，而可能是由犍陀羅語佛經翻譯而來。犍陀羅語中‘菩薩’作 bosa。”（182 頁）修訂本的改動是合理的，但是，其修訂本中多數時候仍堅持主張節譯詞是從全譯形式簡縮而成，祇不過有時表述模稜

兩可，有時表述比較直白。本文所引材料全部出自修訂本《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

- ③例句引自《大正藏》，出處注明：譯經時代/譯者/經名（含卷次）/《大正藏》冊數/頁碼/欄數（abc 三欄）。
- ④這是一個籠統的稱法。佛經中常見“天龍八部”並稱，支謙《道行般若經》往往一一列出，如卷三“諸天、龍、閻叉、健陀羅、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睺勒”，而支謙《大明度經》常籠統稱之，如卷二“天人鬼龍皆為作禮”。下文表中與“閻叉”和“阿須倫”等相對應的“鬼龍”同此。
- ⑤如果把考察範圍放寬，則有個別例外。如 asura 在東漢祇有全譯的“阿脩羅”、“阿須羅”、“阿須倫”等，後來有簡稱“修羅”，asamkhya 在東漢祇有全譯的“阿僧祇”，後來也可省作“僧祇”，amitā 在東漢祇有全譯的“阿彌陀”，後來也可省作“彌陀”。這可能和“阿”太常見有關，從漢語的角度來說去掉該字後詞形仍不會混淆，正如 arhān 在東漢已有全譯形式“阿羅漢”和節譯形式“羅漢”並存而且二者都很常用。

〔參考文獻〕

- [1] 梁曉虹 1994, 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2] 顏洽茂 1997, 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 杭州大學出版社。
- [3] 顏洽茂 2002, 中古佛經借詞略說, 浙江大學學報 2002 年 3 期。
- [4] 史有為 1991, 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 吉林教育出版社。
- [5] 史有為 2000, 漢語外來詞, 商務印書館。
- [6] 史有為 2004, 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 上海辭書出版社。
- [7] 俞理明 1993, 佛經文獻語言, 巴蜀書社。
- [8] 季羨林 1956, 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語言研究 1 期, 北京科學出版社。